

# 《反對愛情：一個問題論辯》

Laura Kipnis. *Against Lov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3.

鄭亘良翻譯，何春蕤校訂

## 第一章 愛的勞動

可否請所有外遇的人起立？就是你們這些出牆老婆、風流丈夫、以及各種迷失的伴侶們，包括過去式、現在式、還是未來式。常常幻想出軌的人也請起立。曾在外遇戲碼中扮配角的人也請起立，就是所謂「第三者」、或者多疑的配偶、或者婚姻偵探們（「三點打到你辦公室，他們說你已經下班了！」）。或者各位其實是那種最沒意思的角色——也就是可憐被戴綠帽的男女——只是你們（至少在意識中）還不知道，不過沒關係，你們儘管花點時間仔細地考慮一下，或者趕快打通電話給另一半：「嗨，甜心，我只是想問問你怎樣！」

專搞婚姻出軌的行家們很快就會明白，本書不是在說一夜情：不是那些在外地的短暫邂逅，不是那些記不太清楚的醉後愛撫，不是那些殘存於市郊的換偶大會——也不是後現代美國其他那些讓身體偶然相互撞擊的豔遇。我們活在一個讓性越來越有趣的年代，因為我們的文化雖然全面高度情慾化，但是同時卻又維持著很根本禁慾的清教徒精神，而且兩邊勢力不相上下。問到曾經外遇至少一次的夫妻時，統計數據從 20% 到 70% 都有，這表示基本上你可以選擇任何數據來支持你對這普遍現象所採取的任何立場。不管精確的數字為何——說真的，還需要我們加入那些社會科學家和實驗室研究人員來崇拜數字嗎？——很顯然，一方面全心忠於單一伴侶關係，同時另一方面偶爾偷腥，現在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矛盾了。我們很多人為了因應需要，都會拚出各種值得寬容的自我解釋（「真不該空腹喝酒」），或是因為身經百戰，已經知道如何準確的使用策略性的例外情境（「外地的不算」、「口交不算」）。少數有先見之明的伴侶甚至預先和另一半規劃好處理這類偶發事件的條件——像是「一次為限」、「必須實話實說」（據說這些規劃最近在非異性戀的伴侶間較為常見）。不過再說一次，這類統計數字並不穩定。<sup>\*</sup>

但是本書談的並不是那些與自己或配偶的「約定」，或者那些「只是性而已」的偷吃，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們要談的是感覺起來非常重大的事：也就

---

<sup>\*</sup> 眾人皆知性生活自我陳述報告並不可靠。芝加哥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94 年的性行為調查便面臨相關的統計問題。雖然宣稱是最具權威也最完整的性調查，但是其數據中有個小問題：受訪男性的性接觸採樣中有 64% 交代不清——或者更確切地說，要是在 3,500 件的回應中有 10 位女性每個人都有 2,000 位沒交代的性伴侶，上述男性數據才可能成立。社會學家 Martina Morris 在《自然》期刊（*Nature*）上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她建議排除那些自陳一生有超過 20 位性伴侶或前一年有超過 5 位性伴侶的男性回應者，這樣或許會使數據比較正確。暫且不論是否男性多報而女性少報、或者一生累積超過 20 位伴侶不太可能，我們或許要問，難道根據這些假設來扭曲數據就能夠使最後的結果比隨便亂猜還可靠嗎？這份芝加哥大學的調查報告顯示外遇率相當低（男性 21%，女性 11%），目前許多關於外遇的新聞故事仍舊採用此數據；相較之下，早年的金賽報告確認，1948 年男性外遇比率就已經是 50%，而 1953 年女性外遇比率是 26%。

是外遇，特別是心的外遇，這包括了親密互動、重燃熱情、真情告白、理想化、誓言，還包括彼此分享深愛的書、兒時故事、內在自我、及對婚姻關係的抱怨。由於外遇中的一方或雙方已經結婚或已經有了托付終生的對象，上述那些心靈交會和熱情都必須在費力維持的緊張祕密情境中進行，也使得個人生活全面混亂，往往需要痛苦地諮詢最親密的朋友或者那些諮詢費貴得嚇人的專業諮商師。換句話說，這本書要談的是**矛盾衝突**，是那些存在當代愛情核心的巨大痛苦矛盾。出軌的現象將帶我們進入這充斥愛恨與焦慮的世界，也讓我們一窺當代愛情的特質——愛情不但是想像的空間，也是具體發生的事件。（畢竟，出軌正是忠誠的黑暗面，也是與它保持辯證關係的夥伴）。這意味著，無論你是否自願參加愛情這個歡樂海上遊，即使誓願不上船，我們都已經以自己的方式登了船。

所以就讓咱們來場思想實驗——雖然這件事未來可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當然過去一定也沒有啦——但是請想像你自己處在一個矛盾的位置上，你已經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現在卻規劃著各種複雜縝密的逃亡計畫，像是一個逃到小鎮居住的藝術家，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脫逃術大師胡迪尼。本來你並沒計畫要這樣，然而...不知怎麼就到了現在這個地步：矛盾的情感在你內心激盪著，最初熱切誓死維持的家庭生活現在變成了量身打造的束縛，而解開這個束縛的密碼就是你捏造出來的各種巧妙（希望沒被人發覺的）藉口，以解釋你越來越多的失蹤記（或是越來越高的長途電話費，但是感謝上帝，預付卡真是上帝送給外遇者的最佳禮物）。當你的自我防禦鬆懈時，或者某些微不足道的煩人家務事莫名奇妙地變成巨大爭執時——這不只發生在你滿腦想著寧願和誰在一起的時候，就算是關係最好的時候也可能發生——或是當內心的渴望強烈到全身痛楚，或是當你在浴室裡久久啜泣不能自己，這種突發的轉變就可能觸動一些很根本的問題，例如你想要怎樣的感情世界，你應該可以享受怎樣的情感滿足，甚至少數大膽的人會開始思考更令人煩躁的問題：如何實際**改變自己的生活**。（要不然就放棄這些艱難的問題，只要增加百憂解的用量，這樣或許也解決了那個蠢蠢欲動的性慾問題。）

這裡需要先解釋一下用語。雖然外遇的先決條件慣例需要國家發給至少其中一方一紙結婚證書，但是接下來本書的討論將把任何基於性忠誠的關係都視為「婚姻」。由於同性戀人口也開始尋求正式納入這個被政府認可的婚姻關係，婚姻就再也不是異性戀專屬的苦境而已：在此歡迎所有追尋承諾的酷兒、雙性戀和跨性別同胞們一齊上船。不過，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不管有沒有結婚證書，只要對單一件侶的忠誠還是至高無上的倫理原則，那麼外遇就提供了結構性的犯戒（**structural transgression**）。性的獨占性本來就是現代伴侶關係的基石，至少前提如此，不過，和你一起犯戒的對象倒可以包括你心理能夠慾望的任何生理性別或社會性別，當然，也不見得永遠都是你公開承諾的那個性別。

還要附加一些相關用語的說明。既然我們的焦點在於愛的「社會常規」（**social norms**）和「主流慣例」（**mainstream conventions**），而不是特例和異類（我們的焦點也在於人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傾向，總會發明各種新的成規，可是這些成規同時也會促成新的脫逃慾望）；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會交互使用像是「愛」（**love**）和「伴侶關係」（**coupledom**）、或是「一對一的」（**coupled**）和「已婚的」（**married**）等等辭彙。儘管伴侶關係並不盡然都是浪漫愛的唯一結果，愛也毋須一直存在於伴侶關係中；儘管並非所有的伴侶都簽訂國家正式認可的婚姻契約；儘管一些打破成規的人的確能享受不同的愛戀關係；但是打從此刻開始，我們應

該都會同意，即便在個人實踐上有差異，「相愛—交往—結婚」（love-couple-marriage）的順序還是架構了普遍的社會期望。因此在以下的閱讀過程中，如果你覺得因為個人的習性（或是延長的青少年叛逆、或是惡運連連感到絕望、或是無法改變的曖昧傾向）而需要使用不同的用語，那麼就請自行採取任何語意上的調整。「同居伴侶」（domestic partners）、「重要另一半」（significant others）、甚至你們這些「恐懼承諾者」（commitment-phobes），都請繼續讀下去。在偉大的愛情帝國裡有成千上萬的故事，你的故事也在其中。

既然在釐清用語，那就順便說一下性別。這年頭，不管生理性別或性傾向為何，伴侶們都可以扮演不同的性別角色，陽剛或陰柔；因此在我們的討論中，性別不會是重點：在家等待、「有點懷疑」的人就是妻子，「想要更多自由」的人就是丈夫。已婚男士／單身女子的模式或許仍是最普遍的外遇型態，但是所有徵兆都顯示，女性出軌率正在上升：很清楚，只需要提供女人離家的資源，她們就能出軌了。（或者更高的學歷也可以，社會學家指出，女性教育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外遇；教育程度比丈夫高的女性比丈夫還容易出軌）。人們總是肯定（或怪罪）女性主義推動女性離開家庭進入工作市場，可是真正應該居功的應該是經濟衰退和工資凍結——現在往往需要兩份收入來養一個家庭，這並不是「女性解放」（women's liberation）原來構想的。<sup>\*</sup>

最後，也說一下我採用的文類。本文**正是**論戰文，假如本文不太關注忠貞伴侶所帶來的歡愉，或是長期親密關係帶來的獎賞，或者愛情本身的偉大之處，請記得：論戰者的任務本來就不是覆誦耳熟能詳的故事，這個故事已經熟悉到不需搬演了。不過，要是有人因此覺得焦慮，覺得一連串急促的辯論有礙閱讀，那就請自行補充這些老僧常談的故事吧。

各位外遇者現在可以坐下了。能否請所有「伴侶關係良好」的人站起來？謝謝。如果你認為長期伴侶關係是樂觀與活力之源而非情感麻醉劑，如果你覺得此處所講的並不是你的故事，那麼想離開的人可以隨時離開。不過在各位急著離開前，我得澄清一點：「關係良好」可能應該包括你和配偶或那個相當於配偶的人進行——而且是渴望進行——不只每季一次的性關係。（甚至還會玩些花招？）關係良好還意味著，在這種情感中，單一配偶關係並非「放棄些什麼」（口語：你的「自由」），因為關係良好就根本不會有這種盤算得失。關係良好還意味著，在家庭領域裡並不靠著先發制人的例行質問（「是誰打給你，親愛的？」）、監視（「你以為我不知道在宴會上你和某某聊了多久嗎？」）、或者突襲檢查和搜索沒收來維繫忠誠。「美好」的單一配偶關係就是你根本毋需**努力勞動**以維持這關係。對我們這些全球經濟下的工人而言，勞動就是疏離的、例行的、死氣沉沉的、要是真的有選擇就絕對不會做的事情。而當慾望不再，卻還要求忠貞，**感覺**起來不就像工作勞動嗎？

---

<sup>\*</sup> 女性主義最大的成果是女性解放抑或只是讓兩性都平等的分攤原本只由女性承擔的屈從？這個問題目前懸而未決，也將繼續作為本書的討論背景。請注意，性別平等並不必然就意味著更多自由；平等可能單純就是平等分攤屈從而已。整個 20 世紀自由民主國家所推動的公民與憲政改革浪潮，確實讓女人成為平等的法律主體，也改革了婚姻財產法，因此這裡所提出的問題將會著重在比較不顯著的、以不同方式與性別改革交織的那些屈從形式。

當然，我們都知道「美滿婚姻需要努力經營」的說法：我們早就熟悉這種既要勞心又要勞力的親密關係格言。但是，勞動、勞動、再勞動：有這麼多必做的粗活，上工和「下工」還有什麼差別呢？上班／回家，職場／臥室：你幾時不在打卡計時？良好的關係或許需要經營，但不幸的是，在愛情中，努力總是需要過度勞動，因為努力還是沒什麼效用。事實上，就性愛來說，嬉戲（play）才是有效的。或是如同精神分析師亞當·飛利浦（Adam Philips）所言：「在我們的情慾世界裡……關係是沒法經營的，就像你沒法用意志讓自己勃起或者做夢一樣。事實上，如果你在努力經營關係，那就是說你已經知道大事不妙，有些東西已經消失了。」

現在我們就是深陷樣的艱苦經營中。怎麼會這樣呢？不知怎麼地，勞動倫理已經進入人類生活的每個領域，甚至打卡下班之後也不再嬉戲甚或玩耍／調情（play around）。的確，勞動倫理早就入侵休閒領域；休閒一度使人們在勞動之餘獲得喘息，現在休閒本身也要求人們投入更多的心力經營。（下次你發現自己在下班後仍舊重複地舉起沉重的鉛塊時就想想這一點：「健身／獻身」<sup>†</sup>）。獻身給勞動倫理並非新事，這種壓力深植於中產階級的文化中：下次你午夜夢迴反覆思量有關自我價值或社會價值等等有關存在的深刻問題時就想想這一點吧（「我到底成就了什麼？」）<sup>\*</sup>。但是，工廠的用辭什麼時候變成了愛情的預設語言——這是否表示，當伴侶雙方要協調改善家庭狀態時也應該採用勞資談判而不是婚姻諮詢？

當單一伴侶關係變成勞雇關係，當慾望由契約來管理，彼此就像僱主搾取員工勞力般，要求記帳，要求忠貞。婚姻就像一座在嚴密的工作規範控管下的家庭工廠，而世上的妻子、先生及家庭伴侶都被牢牢地拴在維持現狀的機制下——這真的就是我們所謂的「良好關係」嗎？

從前，像佛洛伊德之類的社會思潮孕育者都喜歡想像在深層的本能與社會對我們的規範之間有著某種根本的不調和，使得我們多少都有些精神官能症的傾向，卻也至少保證我們在面對那些令人窒息的社會要求時能有些偶然的抵抗，而且有時工作本身也提供人們抵抗的動機，像是爭取薪資和勞動條件，甚至工作時數。現在勞資雙方可能在一天 8 小時工作時數上短暫停火，但看看周圍，這個進步的成果在我們言談之間正在崩解。「付出」是此刻的唯一原則，而且不僅止於勞動工作；事實上，親密關係越來越要求密集的努力付出，專家也告訴我們要「經營你的親密關係」，現在每個人其實都在雙倍的超時工作。<sup>\*</sup>也許我們可以乾脆把這種

---

<sup>†</sup> 譯注：原文為 working out，有雙關涵義：一有工作筋疲力竭之意（獻身給工作），二有健身之意。

<sup>\*</sup> 社會學家為沒工作的人設計了一個略微諷刺的名詞來反映社會如何看待他們，那就是「社會垃圾」（social garbage）——這些人包括失業者（the unemployed）、社福階級（the welfare classes）、老年人（the elderly）、或罪犯（criminals）。

<sup>\*</sup> 但是，到底是勞動模式影響親密關係模式，還是親密關係模式影響勞動模式？最新聯合國統計顯示，受雇的美國人一星期平均工作 49½ 小時，而且這只是針對有算工資的勞力。這比日本勞工（前世界第一）一年平均要多 3½ 星期，比英國勞工平均多 6½ 星期，比德國平均多 12½ 星期。負責收集此報告的經濟學家說：「這和美國人的心理、以及美國文化大有關係。」

現象稱為垂直整合：其中包含了強迫超時工作、反覆無常的指令、服裝規定、態度評鑑、還有那些可怕的年度表現檢討——更別忘了還要努力在和伴侶的性交中「達到高潮」。

猶記得從前科技進展的承諾是會**減少**我們的工作而不是增加，現在這個概念已經過時，隨著模里西斯的渡渡鳥（dodo birds）和工會制度一起絕種。怎能不佩服我們社會如此有效率的吞噬所有的另類可能，並且把「經營愛情」這種悲慘的事情弄成令人羨慕的狀態？打卡上班、打卡下班，要不是在家庭關係的狹窄空間中勞心勞力，就是在努力贏得老闆的歡心——反之亦然。既然如此，研究勞動的社會學家霍奇斯柴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研究結論也就沒什麼令人驚訝的了：正式工作日（work day）悄悄被延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人選擇大量加班以避免回家。（明顯地，家庭生活已經變成費事的情感勞動，待在辦公室還比較輕鬆）。

超時的家庭親密勞動何時會被視為違反勞工權益？要到哪裡去繳交投訴表格？這類問題所需要的指點是否應該直接去找專家？當然，這裡的專家就是馬克思這位被工業社會屏棄的厄運詩人（poète maudit），他的作品少有人讀卻受到許多辱罵。他在多年前問了一個相當單純但是掀起狂潮的問題：「什麼是工作日？」這正是三大卷《資本論》所探究的核心問題。今日我們面對的還是同一個問題：到底每天要工作多久才可以休息玩耍而還能維持生活所需的工資？更貼切本書立場的問題是：如果後工業主義時代的私密生活意味著親密關係也需要用勞動來維繫，如果愛情是異化勞動的最新形式，那麼以婚姻手冊的角度來重讀《資本論》會是最恰當的答覆嗎？

人們似乎都忙著把各種惱人的革命怪罪到馬克思頭上，反而忘了馬克思談**感覺**（feelings）的時候多麼動人心弦。例如他談超時工作的感覺：工人被榨乾至死的主題三不五時在他風趣犀利的散文中出現，夾雜著極端哥德式的隱喻來描繪那恐怖的死寂。在他的筆下，所謂工作日（work day）就是真實的墳墓，充斥著可怕的怪物與各種厲鬼：超時工作製造了「發育不全的怪獸」，機器則是大量死勞動凝聚而成的巨物，老闆是「嗜血的吸血鬼」，貪婪地從員工身上吸取勞力，以滿足自身無止盡追求利潤的狼人飢餓感，要是沒人抗爭工作日的時數，就會一直壓榨下去，不斷向我們油盡燈枯的身體要求越來越多異化的勞動，也在這個過程中製造一群群跛腳的畸形怪物，直至我們精疲力竭暴斃為止。

有趣的是，過去提供人們支撐的家庭現在好像增添了死亡的意味：**死氣沉沉**的婚姻、**機械式**的性愛、**冷漠**的丈夫、**冷感**的太太，全都只是行禮如儀，做做門面而已。你的慾望早已凋逝，或許才剛剛開始摸索嚮往「別的事物」——然而你已簽下賣身契：**絕不能改變任何事情**。為什麼？因為你已經在這套體制中投注了太多自我——你的生命、你的歷史，而這些投注也都賦予了體制神奇的力量，讓它們（如《資本論》中的工廠，不過，愛情也是一種社會機制）有能力反噬並宰制它們的創造者人類。人類從未想到竟然會這樣，也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什麼，更看不見自己發明創造並賦予生命的東西現在會變成一個自行其道且充滿敵意的異化勢力。這正是馬克思在工業主義來到之際就指出的問題。

有一個悲哀的問題至今留存，而且還看不見任何可能的答案，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那麼辛苦工作？**難道是因為沒有別的選擇？科技進展當然可以把必要

勞動減少到最低，可惜這從未成爲我們社會的目標，結果不但沒有使我們免於匱乏，反而只是讓極少數的人富可敵國，而讓大多數倒楣人終年苦幹。很顯然，大家必須要做的事情越多，工作所帶來的滿足就越少——即使「努力經營親密關係」也是如此。反之，要是能免於勞動，這至少會改變整體人類生活的結構，更別提可以把所有那些陳腔濫調、建基於工作倫理的人際關係格言都一併丟進歷史的垃圾桶。就如過去一句工運標語所說的：「讓時間自由，就會讓人自由。」當然自由人也可能形成另外一些社會危險，誰知道他們會幹出什麼壞事？接著又會出現哪些新的要求呢？

馬克思應該會說：「要是可以嬉戲或玩耍，那幹嘛還要工作？」（當然，玩耍也可能變成嚴肅的事，稍後會有更多相關討論）。在這裡加個歷史註腳：馬克思自己就是個外遇者。

繼續抱怨勞動條件不佳，恐怕不會讓你受到管理階層的喜愛，所以私下抱怨就好。不過，顯然有許多廣受宣傳的單身危機感（例如男人壽命短，在統計上，女人找對象極爲不易等等）會不利於那些不滿現況而想改革一對一伴侶制度的人，就很像當年蘇聯的困苦情況也曾被用來對抗那些在政治辯論中竟然鼓吹整體社會改革（或者竟然挑剔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選擇」並非真正有選擇）的人一樣。「喂，要是你不滿意這邊，就滾去那邊吧。」配偶經濟——就像我們的經濟制度一樣——顯然也是被各種匱乏、威脅、和內化的禁制所支配，這些力道之所以屹立不搖，是因爲不斷有人向我們保證：真的「沒有其他可行的選項」。（就阻止任何人想出新的選項而言，這個招數還真有效。）順帶一提，公民權與婚姻之間的類比，從法國哲學家盧梭開始就一直是過去數百年自由民主政治理論中不斷出現的主題：感覺上，這些好像只是個人問題，不過或許它們也並非全無政治面向？（等下還會有更多相關討論。）

人類的愛情和勞動是連在一起的問題：即便那些關於小黑猩猩與紅翅黑鸚的性行爲研究深具啓發性，宣稱能爲各種人類交配的細微差異提出洞見，畢竟我們還是社會性的動物。試圖從遠古進化的過去找尋社會解釋看起來確實像是以煙幕彈來掩蓋其他的規劃，而且通常就是在極力肯定資本主義的貪婪是「天性使然」，或者傳統性別角色是「天性使然」，於是男人就是殺戮猿，而女人則是扮演養育角色的斑鳩，你也可以依情況需要舉出自己的動物祖先。（要是社會生物學家在自家後院請客吃飯時就在旁邊大起便來，那麼或許他們那套「天性先於文化」的論點聽起來會比較有說服力。）不，我們是超級極端社會性的動物，也是可塑性極高的動物，因此我們的慾望才能亦步亦趨的配合任何當下流行的愛情期望。要不然怎麼解釋我們些國民如此樂於接受社會的規定，把性與勞動當成密不可分的社會機制般操作？抗議在哪裡？憤怒在哪裡？才歷經短短幾個世代的進程，抗議與憤怒的聲音就被有效地斬除，使得社會批判看起來就像退化的器官一般多餘。請注意，慾望起而反抗社會的限制，這曾經是非常受人喜愛的文化主題，也沸騰了許多文學經典，例如英國莎士比亞的劇本《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或者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但是現在好像這個小問題已經解決啦，我們都可以熱烈擁抱那個對社會最有利的生活方式了——就是變成一隻隻忙碌的工蜂和溫馴築巢的鳥。

儘管目前這些社會制度會藉口天性使然，但是要求經營愛情的強制命令卻是一個相當晚近誕生的文化規範。世界大多數居民都可能以固定或半固定的方式組織配對生活，但是只要粗略地進行一些跨文化的觀察就可以發現，這些配對的安排在細節上差異極大。在當代西半球區域，配對生活的形式採取的是私生活歷史學家所謂的「伴侶配偶」(companionate couple)，這是一種基於親密、互惠、平等的自願結合（至少原則上是）；陷入愛河是承諾終身的前提，而這個終身承諾則要在分擔家庭生活和期待相互性滿足的條件下逐漸達成。順便一提，你一定要和這個配偶做愛，而且這輩子就只能和這個人做（至少原則上是）。

奇怪的是，如此驚人的文化一致性，卻也同時無止盡地被用來宣揚自由和個人性戰勝了過去社會的傳統枷鎖（彷彿前者這些組織方式的管制面向不會預先抵消後者這些解放的宣稱）。還有人說這些組織方式是從自然法則衍生的，說愛情是永恆不變的本質，而其最極致的體現就是我們此刻經驗愛情的方式——這個觀點也同樣站不住腳，歷史學家對愛情的歷史提出了各種不同寫法，即便不介入他們相互殘殺的論戰，我們仍舊可以確定地說：沒有任何人類學或史學的紀錄顯示我們多情的老祖宗們會「經營他們的愛情關係」。事實上，直至相當晚近，人們才認定婚姻是愛戀或浪漫愛情的預期場域，並認定浪漫愛情的既定對象是自己的丈夫或老婆（其實比較可能是其他人的丈夫或老婆），人們也從未期望愛情會一生一世：在現實裡，愛情比較會是一段一段的發生，而且多半在婚姻家庭之外發生。

不過，我們在這裡的關注點不是歷史，所以就回到現代愛情和它的宣稱吧。愛情帶來的自由使我們掙脫了社會傳統的束縛——真是如此嗎？假如愛情真的有能力掌握我們，那麼這個力量可真是厲害，每顆現代的心靈都同樣受制於其淫威之下，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堅決的說，要是哪顆心靈無法感受現代愛情的新內涵，那這個人就需要心理諮詢的專業援助。史上有哪位暴君的統治能夠如此成功地滲入每個生命的每個縫隙，深入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穿透整個靈魂？事實上，愛情這位暴君可以說創造了現代版的靈魂概念——如果沒有愛情，心靈就會覺得空虛，如果有人拒絕愛情，那不僅是異端邪說，更是人生悲劇，因為就現代人而言，這代表沒達到最基本的人性，不僅悲慘，還不正常（當然，「正常」的概念正是有史以來最強而有力的社會管理工具之一）。診斷結果？當然就是那個可怕的現代病——「親密關係恐懼症」。這個病需要大量治療，可能還需要把病人隔離，以免其他人感染。

如果我們相信沒有愛就是輸家、生命就失去意義，那麼我們當然很容易受制於社會以愛為名所推動的任何東西，其中不只是工作倫理而已，大家好好想想一對一伴侶關係吧。要把所有公民（除了少數逃兵之外）都塞進如此統一的配對關係，需要何等的社會工程偉業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人人都知道，真愛要求這樣的配對，要是有人表示不情願參與配對，這就表示他的愛不夠深或真。對美國人這個高舉個人主義的人種而言，面對其他威脅到個人性的事物時常常可以為此動手打架，開玩笑的時候也常常嘲笑別人行為制式統一（幽默不就是一種文化自我定義的舉動嗎？）——例如嘲笑共產主義的特務間諜呆板一致、嘲笑旅鼠總是無腦盲從——然而不知為什麼美國人卻完全無法看到自身在某些事情上的一致性，從選民投票時堅守政黨路線，到年輕男人一窩蜂集體高崖跳水。

當然愛情可能恣意的操縱我們，但是歷史也證明沒有任何權力形式能夠專制

到徹底消滅所有的反抗勢力。我們可能向愛情屈服——也因此屈服於伴侶關係及現代愛情設定的營區——但是這並不表示抗爭行動不存在（如果你願意轉向該看的地方），看看那些偷偷逃脫的小團體定期上演危險的逃跑戲碼，他們攀過帶刺鐵絲網的護欄，用磨尖的湯匙挖了好幾哩的通道，只為了解放自己——即便只是暫時的。

是的，**通姦者**：調情、背誓、造成混亂。或者...不僅調情而已？如果通姦實際上是針對單一配偶關係能否持續的公投舉動——很難說它不是——那麼通姦就幾乎可說是針對當代配偶制度所進行的全民抗暴。讓我們從一個超越個人層次的角度來思考，社會理論家和政治哲學家都常常思考類似的問題：在治理的社會裡自由有何可能性、義務有何社會意義、道德有何系譜學，甚至婚姻誓約「我願意」這句操演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有何地位，這在哲學分支的言語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裡正是核心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哲學提問不只侷限於大學校園或哲學巨著吧，可能每個人在日常生活軌跡中都在提問，只是不總是完全自知而已。如果通姦不是理論批判而比較是批判的實踐，那麼當相關的知識或意識被預先排除時，付諸實踐**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事實上，這也就是付諸實踐的目的。為什麼這類知識會被預先排除？這是未來需要思索的問題——更何況我們對自己的慾望與動機、或是產生慾望動機的脈絡到底知道多少？可能根本毫無頭緒。一般人都說：「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彷彿這就解釋了一切。

社會歷史學家評定過去社會的型態時，的確會參考當時的惡行和惡搞，也參考異教徒、反叛者、罪犯——或者質疑是哪些人會得到這種稱號——因為社會結構的斷裂處往往也描繪出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暴露出現行的權力和階序以及社會建制的脆弱點。如果通姦是現代愛情聖廟裡的一種特殊異端，那麼很顯然的，它也是其他的社會矛盾和斷裂的儲藏室\*。這並不是說通姦是件新鮮事——通姦絕非新鮮事——但是這意味著每個時代都會按其所需來重塑通姦。例如幾十年幾百年來人們都不太管通姦，但是我們這個時代卻會認為通姦值得長期作為國家政治醜聞的內容。而且原先我們提供政客空白支票，容許他們亂搞而不會有任何刑罰，可是為什麼現在突然收回這個特權呢？

其中一個結果（也可能是原因）就是：通姦使得管制親密生活的那些規則有機會受到質疑而進入國家政治討論，包括討論個人處理得宜與否。顯然我們社會瀰漫著對現今婚姻狀態的不滿，內爆率節節攀升，然而更明顯的是，造成這些不滿的原因根本無法被公開討論。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建立在單一伴侶愛情基礎上的各種社會制度網絡已經搖搖欲墜——坦白說，當代的社會存在（包括經濟體制）很大部份都是建基於缺乏意識的淤泥上。最新的人口普查顯示，長期婚姻關係的成功故事正在遞減中，我們正面臨了社會制度的轉型而沒有人知道最終結果會是怎樣。比較合理的回應就是因應這些轉變而制定相關政策和社會福利決策，不過，這明顯不可能；相反的，我們看到的是被選上的政客紛紛公開展示他們的道德性，把對自身婚姻的不滿留在私密生活中上演，彷彿整個議題都被驅趕到無意識的邊疆區——在這裡，將由赤裸的政客為市民上演二人的親密關係劇，像是新前衛形式的國宴演劇。考量這些問題的高度混亂（和極度否認），也難怪這些

---

\* 當然，異端份子總是那麼地懾人——16世紀所有的宗教審判都投注於挖掘異端觀點。（參見 Carlo Ginzburg 的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一書，這本書精密的研究一位中世紀異端者以及他對其審判者的魅惑）。

問題不斷自動跳進公眾視野，就像慢性皮膚病的紅疹或者明顯可見的緊張狀態一樣，更難怪這些劇碼都會變成醜聞，儀式性的暴露出社會的公開秘密（而且儀式性地羞辱那些被曝光的人，以便我們自己得以脫身，也暫時彌補了社會裂縫）！醜聞是流通這些兩難的完美包裹。稍後有更多相關討論。

扼要地重述一下。通姦哲學家與漂泊的政客向我們揭示了許多困難而重要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相對於社會提供的滿足，到底社會要我們放棄多少慾望？依循基進社會理論莊嚴的傳統，通姦者的回答是：「**太多了**。」另外一個困難而重要的問題則是：是持續的工作倫理把我們綁在伴侶配偶與工作日的霸權下，還是伴侶配偶的精神把我們綁在使靈魂枯竭的工作霸權下呢？針對這個問題，陪審團仍在討論中。

通姦當然有其自身的矛盾性。首要的矛盾就是：這些以如此決心與心機拒斥家庭以及擅長**逃離**婚姻的人到底要**逃向**哪裡？看起來他們想要逃向的是...**愛情**。現在大家應該覺悟，我們社會很多事情都是缺乏意識的，內部也因此有很多不協調之處。（或如《邂逅》（*Brief Encounter*）這經典出軌故事中 Laura 對 Alec 所說的：「我全心靈愛你。我想死。」（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 I want to die.））

因此，請多加包容閱讀下去。

如果通姦就是靜坐罷工，反對的是「愛情需要勞動」的倫理原則，那就請注意一下，公司已經雇來各類打手站在一旁，準備在異議發聲前就予以摧毀。（也請回想過去勞工抗爭的下場，國民兵奉命向抗議的工人開槍，強迫工人相信他們的工作實在很棒）。不用說，任何社會體制若是建基於像「為愛勞動」這般黯無前景的原則上，就會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隊伍來貫徹其淒慘的指令，這年頭我們稱它為「治療」（*therapy*）。是的，我們這些疲憊不滿的眾生常常擠在隱密隔音的治療室裡努力挖掘快樂的感覺，這個新興的服務業之所以收費不貲，就是因為大家樂觀地堅信：愛恨交織是可以治好的、「成長」就是適應現況、反叛是一種精神官能症（不過還好可以治療）。

但是就算疲倦的人在接受治療時也不能休息喔！怨恨老闆？覺得過勞、無聊、不滿？有人抱怨你態度不佳？無論是人際關係有問題還是工作有問題，趕快去治療室報到，快點！好消息是，所有這類現代疾病只有兩種可能的診斷：不是「親密關係問題」（*intimacy issues*）就是「權威問題」（*authority issues*）。但是壞消息是，這個診所的處方會使病情加倍：因為處方說你必須「自己更加努力」。如果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會有什麼樣的領導者，那麼可不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會有什麼樣的治療？

根據佛洛伊德——他做理論家比做心理治療師好些（他治療病人時太強勢）——慾望是倒退的、反社會的、而且**無藥可醫**，因此在我們小小的人生劇場中，慾望成了張萬用牌（也因此有很多樂趣）。這張牌搞砸了所有規劃好的計畫和生活，於是活著就是根本分裂，徹底矛盾，拒絕接受（被佛洛伊德諷刺的命名為）

「文明化性道德」的交易遊戲\*。但是佛洛伊德早就被奉行正規治療的人丟到歷史垃圾桶裡，這些人集體攻擊他違反道德、不夠實證。(Philip Wylie 說：「很不幸，美國人是地球上最刻板拘謹的民族，一直無法受惠於佛洛伊德的智慧，因為他們自命可以**證明**自己大致上不會和母親同眠。») 所以如果你尋求的是基進的社會分析，或甚至一般觀點的社會分析，那就別去掛號接受治療：那裡賣的是所謂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只有犬儒的人才會懷疑這可能只是外表光鮮、補救型的社會化而已!) 你很快就會發現，在你友善的心理治療師監護下，所有過度的慾望都源起於某些兒時受到的剝奪或創傷，因而導致缺乏自尊或是其他發展障礙，使你無法建立適切的親密關係而總是找錯方向，也就是在家庭之外尋找。(心理治療師絕不會說是社會規範需要調整；對不起，甜心——需要調整的是你啊!) 據說慾望領域中的矛盾衝突都是在把自我某些尚未解消的東西彰顯出來，而深深埋藏的兒時記憶或傷害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年工夫定期上診所花大錢來發掘。但是別反抗！你愈反抗，要花的時間就愈長，要花的錢就愈多——每 45 分鐘算一節，費用遠超過一般中產階級一天的薪水。不過還好你很快就會覺得自己有改善，並且能和你的慾望與衝突和平共處；如果無效，還可以輕鬆吞一顆膠囊以獲得同樣的效果。據估計，迄今約有三千萬美國人——也就是全國百分之十的成人——服用抗抑鬱藥物(顯然一般開業醫生把這藥當棒棒糖來發放)。透過化學來改善生活現在已經成了很受歡迎的解決方法。不過，用藥的同時也得向性生活在說再見。\*

除了治療，公司還雇來另一位打手：文化。想想那些無所不在的刺耳宣傳每小時向我們的心靈強力放送：數百萬熱戀伴侶的影像透過電影、電視、排行榜、雜誌籠罩著我們的生活，不斷強制把我們拖上愛情火車。任何看得到的 2D 平面都在宣揚愛情，我們也深深內化對這蠻橫暴君的順服，連藝術家都不斷創造熱情的詩賦歌頌愛情的殘忍。觀眾似乎從未厭倦這一成不變、毫無創意、只喃喃覆誦痛苦禱文的群眾奇觀，他們甘心付出辛苦賺來的錢，出神地盯著愛情魔力最露骨自我宣傳慶典，把所有的希望寄託於稍縱即逝的滿足所帶來的狹窄微光。但是如果為愛宣誓是人類精神的勝利、是基本人性、是最完美的「正常」，那為什麼愛情還需要如此龐大的公關宣傳支出？為什麼還需要不斷央求民眾接受呢？

是不是當代的一對一配偶生活本身就有什麼特質，以致於需要各種各樣的威迫恫嚇——從工作倫理的假道德，到心理治療師與諮詢師喃喃的咒語，到娛樂工業的勸誘——都只為了使原本野性的公民在配偶關係中靜止不動？要是沒有這些推銷手法，當最初的渴望與慾念浪潮逐漸退卻後，是不是大家都會拍屁股走人？(或者更精確的說，走人的比例會比現在大約百分之 50 的離婚率還要更高?) 我們都知道，慾望退潮時，「成熟的愛情」這神奇的靈藥就應該開始發揮作用，不過，這會不會就正是問題所在？成熟愛情有點像假牙固定劑，是的，它應該會穩定一切；是的，當它沒發揮作用時會有點難堪；但不幸地，有些事情就是無論

---

\* 佛洛伊德是個通姦者嗎？似乎不太可能，不過有一位少見的精神分析歷史學家 Peter Swales 自稱要拆穿佛洛伊德，他一生之作(這些爆料者都是很積極的)都是要證明佛洛伊德和他的小姨子 Minna Bernays 是一對。

\* 哈佛精神分析家 Joseph Glenmullen 是 *Prozac Backlash* 一書的作者，他估計將近百分之六十的人在服用百憂解或其他 SRRIs 藥物(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最普遍的抗抑鬱處方用藥)後，會因藥物引起的副作用而產生性功能障礙。

塗多少黏膠也固定不了的。

顯然現行的伴侶形式充滿矛盾——如果照人口普查來說，這個伴侶形式也正在式微——不過這有什麼稀奇呢？一邊渴望親密關係，另一邊渴望自主；一邊是例行公事帶來的舒適與安全感，另一邊則是一陳不變讓靈魂枯竭；一邊是深深被了解（與了解他人）的喜悅，另一邊則是這種熟悉感必然造成的桎梏角色——伴侶互動關係的特質，反覆上演的爭論，此生來世都不可能改變的無趣僵化形成了許多再熟悉不過的配偶老調：「別再努力改變我」與「別把你的不快樂歸咎給我」。

（小說家 Vincent Passaro 說：「很難想像現代中產階級婚姻生活不被頻繁的盛怒切割（syncopated）。」）更別提常見的**退化現象**（regression），因為畢竟選配偶時你往往選擇了和你父母一樣的人（或者剛好和父母相反的人），或者更糟，你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你自己的父母，就像你父或母那樣折磨（或遠離）配偶，於是就不斷重演你作為無助孩童時所經歷的戲碼或是其他重複上演的家庭劇，這些都足夠讓你的心理治療師猜上好幾年。考量這些因素，現在婚姻還有百分之 50 的成功率應該是正確的（假設成功的意義就是長命）。

我們也可以換個方式來說現代愛情的故事。讓我們想像：為了達成社會共識與連續性，任何社會都必須生產能促進自己永續存留所需的性格結構和人格類型，必須塑造人民的慾望以配合特定的社會目的。對被生產出來的人民而言，也就是對那些把這個過程裡養成的感情形式當成自己最真誠最深刻自我的人（就是我們）而言，這些社會目的並非特別的透明易見。

以現代消費者為例（只是個隨機的例子）。顯然慾望有必要被導入消費以便永續這個消費社會——以幹炮代替購物的公民群體很快就會讓整個經濟體制停滯。另一個更好的例子是現代的憂鬱症，這個社會類型真的可以為製藥業和促進社會合諧的工業提供大利多。當然上述只是假設啦，我們社會並不充斥著消費者或憂鬱症的病人啦，大家也並未普遍認為憂鬱症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策略性的放縱自己消費啦——或者像都會區裡的說法：「購物治療」（retail therapy）。

但是或許在群眾之內培養某一程度的情感呆滯會帶來某些社會利益？或許培養某些社會人格形態也有好處？特別是培養那些能夠像吞食鎮靜劑一樣大口嚥下挫折感的人，或者培養那些太害怕改變以致於徹底馴服自身慾望、毫不費力就全然忠誠於完美社會和諧的人？或許培養那些汲汲營營的功利主義者也不錯，他們總是辛苦工作，撇棄內心所有對社會的質疑（像是：人生**真的**就只是這樣嗎？），或者因為不可能介入這些大問題而感到羞愧。

一些悲觀的思想家認為，上述社會目的與個人心靈模式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功能性的契合，這套思考路數源自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家們，他們第一手目睹了德國法西斯的崛起，並開始串連權威性人格、產生權威人格的家庭形式、以及其政治後果之間的三角關係。事實上，根據精神分析叛徒、法蘭克福學派的同路人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所言，強制終生不變的婚姻關係唯一的社會目的，就是培養大眾社會所需的順服人格。賴希跟隨佛洛伊德的論點，認為壓抑性的的好奇心會導致普遍的智力退化，包括喪失反叛的力量。（這個論點注定不能吸引大批追隨者，因為如果真是這樣，智力退化的結果也會防止人們認清此一狀況）。另一類似觀點則說，社會結構——也包括經濟結構——乃基於社會既存的

人格類型而建立，畢竟資本主義顯然需要某些性格結構（character structures）來維持，而且根據早期社會學家馬克斯·韋柏（Max Weber）的看法，要不是宗教禁慾主義創造了禁慾人格，做了預備工作，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興起。韋柏說，資本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搭上當時正值高峰的喀爾文教派，喀爾文教派大量生產具備犧牲精神的人格，使得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很輕易就被接受\*。可想而知，因應社會需要，人格類型還會繼續被扭曲：一旦消費資本主義到來，它就需要在生產力的上面加一層可以導向消費的享樂主義。大家看看結果：我們的社會已經是購物狂的社會，購物不僅是一種受歡迎的休閒形式，還是一種認同。

說到壓抑，佛洛伊德可說是最精明的編年研究者，他曾暗示我們在壓抑方面可能也有神祕的天分。畢竟任何文明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基本壓抑才能存活：如果我們一有衝動就任意上別人，那還有什麼精力來建立文化？不過，現在文明化已經達成，腳步也站穩了，套用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說法，如果還繼續生產**過剩壓迫**（surplus repression），會不會做得太過分了？我們可不可以對自己的自由多擔心一些？想想，那些壓抑的力量逐漸進入我們日常生活週遭時所遭遇的抵抗有多小？抵抗？那些抵抗看起來比較像是年輕女孩拋著媚眼、帶著靦腆微笑迎接法西斯佔領軍隊：「**你的軍靴多可愛呀，先生。**」這些壓抑的傾向徜徉在溫馴人民溫暖的歡迎下，於是也變得全然大膽起來，打著社會人格類型的幌子毫不顧忌的現身，踢著正步前進完成當下的任務：不管是作為「專家」、「規訓者」、「老闆」、「效率專家」的身分。看看你的朋友和鄰居這類受壓抑的人格類型，她們在工作 and 家裡都辛苦勞動，內心有一位指揮官（就是內應），不斷發出穩定而無聲的指令：「意志力！」、「成熟點！」、「務實點！」、「勤奮點！」、「別花心！」我們就這樣變成了充分受到壓抑引誘的心理狀態，感覺很有**品德**：放棄嬉戲，換成勤奮；放棄自由，換成權威；放棄任何殘存的慾望，換成「好的親密關係需要經營」這種「成熟」的體現。

我們？反叛？恐怕比較像是訓練有素的鬃毛狗用後腿站立，輕吠著要求讚賞和狗點心吧。現在甚至連有關自由的基本問題也已經從政治語彙中放逐，聽到就覺得霉味十足，荒謬無比，更完全無法招架「未免太 60 年代了吧」的羞辱。60 年代整個徹底被嘲弄，結果使得社會抗議看起來既古怪又好像屬於「上個世紀」，就像過了時的愛情串珠和尼赫魯裝<sup>‡</sup>。這樣的社會秩序根本不在乎被反叛挑戰，但是為了預防萬一，任何自由的殘跡（或任何在童年時期殘暴的社會化過程下仍然殘存的東西）都不可以進入家庭配偶的快樂宮殿。你渴望入場就不能想自由。而我們有誰不想進去呢？——誰會反對愛情？

不過純粹為了好玩，試試以下這個小小的腦力激盪。請你想像最有效的社會控制。這不會是每個街角都站個士兵——成本太高也太粗糙了。要創造順服，最優雅的方式就是毫無破綻地將社會控制移入個人生命，讓社會控制看起來就是個人需求，化解其中的差異。這就是自由民主政體的獨特政治特色了：它們可以很

---

\* 然而創造「工作倫理」一詞的韋柏也是個通姦者。根據為他作傳的作家表示，這晚來的情慾經驗深深影響韋柏，也使得他後期（有人認為是最好的）作品轉向處理情慾或其他神秘狂熱信仰與理性化過程之間的衝突（是的，這正是通姦者永恆的兩難困境）。

‡ 譯註：這些都是 60 年代流行的進步裝束。愛情串珠宣示開放的性態度和追求和平之心，尼赫魯裝則是高領、釦前胸的緊身長上衣，表示既有左翼立場也支持第三世界。尼赫魯是印度國會領袖，曾推動第三世界發展不結盟國家，以抗拒美蘇冷戰的霸權局勢。

有效率的生產那些認同體制目標到為它奉獻生命的個性類型。但是這樣的偉大事業到底...**如何**達成呢？**何種**神秘的力量或變心藥能夠驅使全國人民接受這樣的社會整合而竟然不自覺也沒有任何些微的抗議？

要是可以用**愛情**來達成這一切呢？如果愛情深不可測、光輝燦爛，是人類最無常而又最難逃避的經驗，可以帶領靈魂朝向智慧與美麗，那麼愛情的靈藥是否也能促使人們放棄自由呢？這裡的吊詭就是，墜入情網是我們大多數人一生中最接近天堂烏托邦的時刻（當然還可以用性和藥物當備胎），那麼能把我們的烏托邦想像綁在社會控制之上，這可能是現代人口管理紀錄上相當卓越的成就。就像《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 soma 藥，那是完美的藥物，書中一位角色形容說：「飄然、麻痺、愉悅的幻覺」。另一個角色則譏諷的說：「有著基督教與酒精的所有優點，卻沒有它們的任何缺點。」

工業社會對於那些有能力改變心靈的烏托邦式物質，往往傾向於社會管制（例如管制性和毒品）：我們很喜歡擔心人們是否能明智地使用這些東西。若是妨礙生產力怎麼辦！所以我們就使它們的供應稀少，為他們裹上各種禁令，結果不但強化其危險，也強化了社會控制的正當性。

顯然的，愛情就和這些強有力、能誘發愉悅的物質一樣，都會飽受社會規範。我們可能幻想自己想愛就愛，像鳥和蝴蝶一樣自由，但是無盡無數的社會指令卻不斷提醒我們愛情是什麼、用來作啥、如何處理、何時處理。說了又說，說了又說：說到如何正確的愛，各種建議多到無法計數，但是能容許的形式則少到不能再少。愛情的正當結局——婚姻——當然是受到國家規範的社會形式，國家則把自己塑造成善意的藥劑師，以合法劑量發放致癮物質。（搞不好還會更糟：別的上癮者被迫在寒風中擠成一團，在鄰近的診所外等候領取小藥杯；愛情至少還享有一點虛飾和儀式）。當然，沒人被迫吞下誓言，也並非所有相愛的人都拿到了執照，但是還是達成了如此驚人的高合作率。既然非正式的強迫這麼有效，連同性戀——一度是性不受管理的典範，也一度全然不屑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的生活品味——如今也要求國家規範，那還何必把婚姻弄成義務呢？其實，為什麼不重新想像這裡的形式、重新檢討這裡的前提？要不要乾脆堅持社會資源和利益不應在婚姻關係基礎上來分配？可是，不，大家還是**要求被規範**！（當愛情與默許的交叉點構成了現代自我，當每一公克的自我價值與認同、以及保險利益都建基於這些交叉點，重新想像事情可就沒這麼簡單了。）

好啦，無論同性戀或異性戀、男或女，你們締結了婚姻關係（或功能相等的關係），完成了馴化，誓言忠誠，爪子也剪掉了，變成一隻隻訓練有素的小貓咪。但是等等：在你完整個體的邊緣有個攪擾的微弱聲音，它拒絕閉嘴，就算注入平常劑量的羞愧，它還是不閉嘴。那個聲音說：「**難道就是這樣而已？應該還有別的吧？**」或許還有，但是別打什麼「歪主意」，因為有個精密的家庭保全系統正在待命，準備在歪主意跑出來時一腳踩死它們，就像踩死骯髒破壞家庭的蟑螂一樣。

當然我們全都了解什麼是忌妒。所有不穩定的社會制度都先天缺乏安全感，所以總是小心翼翼地監視其人民的忠誠，一旦有人威脅這體制的獨占性，就隨時採取行動。每個制度也都知道好的情報系統能支撐其統治，所以你最好覺悟自己隨時隨地都會被監視——而你從不確切知道監視在哪，但是有關你的檔案已經有

了一大疊。就像老練的 FBI 探員一樣，長久的伴侶們學會玩好警察／壞警察的兩面手法。「**告訴我吧，我保證我能理解...什麼？你做了什麼？！**」一旦起疑，警報鈴就開始刺耳尖叫，此時此刻，爲了保住忠誠，任何戰略手法都有正當性。既然任何事都可能引起懷疑，那麼就可以選擇「防範型的家庭巡邏」：各種忠誠度測試、試探性的問題、精神折磨、算計打哪裡才不會留下痕跡。（也可以選擇雇用私家偵探，或者如果你喜歡，曼哈頓有一家叫 Check-a-Mate 的公司會派出性感尤物當誘餌，看看你的伴侶會不會上鉤，然後給你一份完整的報告\*。）

我們對那些被人背叛的伴侶當然很容易就感到同情：因爲她們被羞辱、沒人要、變胖、不應該被這樣對待。可是爲什麼伴侶會偷吃或拋棄你，這些都是永遠不可能解釋清楚的問題。（心理治療師又會說這是個「親密關係議題」）。可是當你覺悟別人都在說閒話、朋友們都知道但你卻不知道、有人已經侵入你的園地還偷走法律上屬於你的東西——這些的確**構成**一種特別的地獄境界。即使你都不太想和枕邊人做愛了，但是想到有人想要和她／他做愛就會令人焦躁。（有時，知道別人要你的愛人，也可能再度激起遲來的慾望：滿載猜疑的婚姻之床也可能變成相當煽情的地方。）

但是，當你徹底檢查每張信用卡帳單、破解電子信箱密碼、完美無聲地拿起電話分機偷聽、計算保險套數量、檢查子宮帽的包裝盒時，你們這些配偶偵探應該想想一個問題：你期待發現什麼？如果你已經在找尋，那就是說基本上你已經知道答案了，是吧？要是這次找不到任何證據，你願意就此善罷甘休嗎？恐怕不會！猜疑是會上癮的，有時候甚至會帶來滿足，畢竟，正義在你這邊，你當然想要對方守住諾言，說真的，你想要對方**遵從**那些誓言，你要安全感，當然你也想要愛情——哪個人不要？要是得不到愛情，有遵從也行；要是什麼都沒有，還可以下達最後通牒。你當然不是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在騙你（雖然什麼是「知道」或「不知道」也足夠再寫一本書），既然已經把自己轉變成一人市民監控隊，你怎麼可能不怨恨對方強迫你做出如此沒尊嚴的行爲呢？

在這裡我們看到長期伴侶關係安全模式內的脆弱環結：**慾望**。慾望無法被根除，它不斷流動，總在開始。我們天生就是慾望的生物，而且有時慾望就是不肯接受否決，特別當一些有趣而潛在可得的愛情目標飄進你的視線，喚起你久已遺忘的感受——**活著**的感受時。即便照理說你應該把所有這類情感能量導向「合宜」的管道，而且所有大局（社會的穩定！國家經緯！做個好人！）都取決於你是否確實這樣做；然而，自制也會導致焦躁，特別當被要求自制的程度已超過所能給予的滿足。基本的單一伴侶關係在此情況下往往無可避免地演變成過剩單一伴侶關係（surplus monogamy）：也就是出於強制執行的順從，而非慾望的自由表達。（馬庫色的術語「壓迫式的滿足」（repressive satisfaction）仍然好用，仍然尖銳）。或許問題是，在慾望這方面，我們並**不是**順從的工蜂，社會把我們簡化成達成目的的手段時並沒徵求我們**同意**，特別當這目的是像維護社會經緯（管它是什麼）之類發霉的陳腔濫調。說穿了，這陳腔濫調就是說，我們大家只要像母牛產奶、機器吐出 O 型圈一樣，生產合適的情感來支撐這僵化的社會結構就行啦。

---

\* 或是考慮新科技開創的可能。有個網站名爲 [Adulteryandcheating.com](http://Adulteryandcheating.com)，他們諮詢策略，用衛星追蹤和電腦監控來抓包說謊的伴侶；監視配備商店也對起疑的伴侶們推銷最新的鍵盤敲擊追蹤程式，一旦裝置在電腦上，這套程式會記錄你伴侶的電子信件往來以及他拜訪過的網站，供你查看。

但是一旦我們開始用這樣的角度想事情，誰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不滿」就會這樣——它會給人們「想法」，甚至是批判的想法。先是隱約一瞥，接著有種衝動，然後有一瞬間的慾望，很快地就變成新興的想法：「或許還有其他可能吧。」回想過去，工會和工人要求像是縮短工作日的麻煩訴求時也是這樣開始的：幾個麻煩人物受夠了被當作機器，不滿之聲開始流竄，很快就有了一整個運動。政治理論家說，「想要更多」就是邁向政治思考的道路，而一旦有了想法，就可能轉化成爲具體的要求。事實上，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認爲，「想要更多」是所有烏托邦思想最根本的基礎。布洛赫常說：「烏托邦哲學始於家庭」——正是因爲這種哲學拒斥禁制，也拒斥日常的苦工，因此它們往往就出現在最微小的愉悅和樂趣感受中，或甚至在白日夢中，烏托邦狂想總會找得到出口，必要時可以僞裝，在各種不可置信的角落現身，或者就在你鼻尖出現，因爲烏托邦理念就是任何能夠開啓以不同方式來思考世界可能性的東西。對烏托邦主義狂人布洛赫來說，最悲慘的失落不是失去安全感，而是失去想像事物可以不同的能力。

那我們呢？如果烏托邦哲學始於家庭，如果烏托邦主義深埋在那些小小的鮮活而有啓發性的愉悅經驗中，在那些慾望、趣味、嬉戲的感覺中，在愛情中，在犯戒中，在抗拒苦工和工作中——沒人會**努力**通姦吧？如果通姦就是創造一間個人實驗室，以便重新調配愛情與勞動間的比例，或是暫時全面改變滿足與自制之間的權衡，那麼通姦也在試驗那個最被禁制的老鼠屎問題：「**世界可以不要這樣嗎？**」或許這問題並沒想得那麼清楚，甚至根本沒清楚表達，但是這些秘密的小幻想和小抗拒行動——玩耍、惡搞、追逐未停歇的慾念與渴望——背後藏著的難道不就是努力捕捉稍縱即逝的霎那，看看到底「還有別的可能」感覺起來是怎樣？（這裡並不是鼓勵通姦！畢竟通姦不太需要鼓勵，它自己就會發生了，而且新血每時每刻都在加入。）

當然通姦者的行爲不可取，但是欺騙（包括自欺）本來就統治著這塊土地。事實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會有自欺、只看眼前、不顧後面情感洪流災難的風險。但是請注意一般加給通姦者的罪名：「不成熟」（就是無法展現應有的文明壓抑程度）；「自私」（就是沒有爲集體利益努力——在企業當道的美國，這個罪名顯然有點選擇性執法）；「粗鄙」（沒能表現應有的階級舉止）；再不然就祭出道德王牌的額外提醒：「你這樣會傷害別人唷！」（雖然慾望被硬生生截肢也很傷人）。在群眾不滿——例如罷工、反叛、煽動、政變——的怒吼下，人們有時確實會受傷，所以要小心尖銳的石塊和亂飛的碎片。但是如果通姦竟然能召喚出用來羞辱不良公民的所有言詞，那麼這同時也指出，對順服的公民而言，家庭伴侶關係就是新兵訓練營，專門訓練人們接受現實、無力行動；伴侶則是嚴厲的士官長，只要對既存現實有任何一點不敬，那就準備關禁閉——有時甚至不名譽退伍。

不過，衝突的慾望和分歧的忠誠仔細看來也蠻糟的：落空的諾言、不擇對象的誘惑、情感的不可靠，所有這些都隨著長期而危險的不滿一波波衝上絕望的碎石灘。雖然矛盾普世皆有，真正遇到的時候還是很不好玩。（特別如果你是承受的那一方。全世界的受騙者，請接受我們的同情！）內在矛盾最後或許會褪色成爲接受現實，考量那種能夠嚥下一切的高度容忍力，這應該算是快樂的結局。不過，矛盾也可能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表示我們這些社會公民在根本的內涵上就缺乏改變事物的技能。這當然可以理解——誰受過這種訓練？即便我們並非全然接受被交付的社會建制，誰又知道如何重新塑造這些制度？要是有更好的選擇，幹嘛

還要接受它們？不幸地，「更好的選擇」現在也是個飽受嘲弄的想法，幾乎完全不被容許進入我們的意識，只能在夢幻的時刻出現：像是浪漫愛，或者像通姦這種私人烏托邦實驗（或是二手的狂想文類如羅曼史小說或神話）。畢竟，我們從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情況中創造歷史，今日就連持久型的消費產品和新科技問世時，都已經規劃好了絕種的時刻，社會制度更已經像地質中生代（Mesozoic）岩層一樣石化了，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的任何社會實驗也只能在私密生活中進行。

不管如何，在你跳上通姦的雲霄飛車之前，先給你一些忠告。大家都應該覺悟，即便是在最好的案例中，激情都牽涉到很高程度的錯誤認知（那個痛苦的佛洛伊德典範），這意味著我們這些通姦玩家會特別受到困擾而瘋狂地投入充滿困惑的未知路徑，這些困惑不但構成了自我知識的障礙，也帶來推卸責任的誘惑。我們所有人都以為自己夠精明靈巧，可以不顧危險標誌衝上浪峰，但是現在卻都被擠壓、被淹沒，隨時可能被洶湧起伏的情感與慾望漩渦淹死。你或許說不打算涉入太深，只想玩玩罷了，但是不知不覺，你已經被不知來自何方的洶湧波濤吞沒，滿嘴都是沙，掙扎著吸氣。（白話翻譯：你已陷入情網，或者陷入慾網，對象不是你的配偶，你感到生活失控，可能還覺得你這輩子都在等候這樣讓你動心的人到來，不過這也表示你的問題可大了。）

所以小心點，寶貝——要是你踩錯幾步、說了兩句深夜告白，可能就會全面崩盤。一開始的調情不知怎麼地變得嚴重起來，本來只是小菜，現在開始取代正餐。或許意外的曝光迫使姦情公開，或者你的「內在矛盾」開始被一些不愉快的、越來越無法讓人忽視其存在的身體狀態曝光，例如失眠、偏頭痛、口瘡、消化不良、心悸、性功能障礙（有時身體就是不聽你的命令）。這時你應該做決定，但是以你無可救藥的矛盾和超級強大的罪惡感，你又沒辦法做出決定。胃乳發揮不了藥效，上班工作更是痛苦難忍，你去看精神科醫生，他卻只說：「你覺得呢？」覺得什麼？愛情總是讓人忘記問題是什麼。以愛來逃離愛，探索外面世界的愛，以減輕家中愛情的失落——有點像一面抽菸，一面貼戒煙貼片：兩套不同的用藥方式，傳送的卻是同一個成癮的化學藥物，這個藥物看起來對你此刻的幸福絕不可少，即便很可能在未來的某一未知時刻，這藥會在你最深層的自我之內形成浩劫。

對抗愛情的最佳論辯就是以散文來模仿那些倒楣的愛情實踐者脫離常軌、慾火中燒的行爲：他們的衝動與過渡、反覆無常的行爲與從不終止的渴望、無時無刻的徘徊在自我懷疑（「**我在幹嘛呀？**」）與全然確認（「**你就是唯一**」）之間，不斷找尋可以轉化現實的未知物。這種散文寫作以其形式來複製所有的障礙、代價、摸索，也複製所有那些感受到但是不太理解的事物，以及被夾在兩邊之間的緊張——夾在伴侶與愛人間，或是夾在不同而衝突的故事版本之間，每個版本都有其自己性感誘人的辭彙：例如社會理論和外遇、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烏托邦和實用主義、嘲諷與感傷。「就決定一個然後安定下來吧」，人們都這樣說。你也覺得不應該這樣，因此也嘗試制止自己，但是如果你發現自己就是不斷「眼望別處」，那又怎麼辦？你們這些通姦的小丑穿著腳下龐大鬆脫的鞋子追求不可能的滿足而不斷跌倒，明知道這是一場註定悲劇以終的努力，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摸索訂定新的遊戲規則；就像你們一樣，我們這些搞論辯的人也被推著不斷進行（智識的）雜交、輕率、與盲目冒險，只爲了認爲可能有理由實驗重新想像事物就變

成了街坊不屑的賤民（或笑話）。

但是那些感到傳統荒謬愚蠢而考慮嘗試「重新創造自我」的人，請你們一定要仔細評估選擇。別忘了所有在被准許的管道外爆發的愛情還是會招來嘲弄的標籤，像是「欺騙」或「中年危機」；那些按照遊戲規則玩的人則會獲得社群的認可，在婚禮工業提供的昂貴且過度演練的儀式中享受香檳和賀禮。（參與這儀式的人穿著來自某個不存在的世紀的仕紳禮服，顯然，這些入門儀式本來就要求人們演出不自然的角色，以測試參加者在角色扮演上的毅力反映了多少決心和永恆扮演下去的能力。）

這篇文章不只是論辯，也是哀歌：哀悼所有那些內心淌著淚卻仍然擁抱自己私密的實驗和賤民烏托邦的通姦小丑們。傳統上，哀歌會允許某種程度的放縱，所以請帶著放縱與悲傷的精神讀下去——或者至少有點耐心面對這些因為現實不滿而自創了一些爛交易或補償形式的人。畢竟，已經有太多人遭遇了抑鬱無趣的命運，他們盡責的放棄了所有過度的慾望，也不再寄望這個世界會提供更多好東西——其實如果有人能夠有膽挑戰這樣的處境，對抗公司雇來的打手，對抗儀式性的羞辱，最後還能面對自我施加的排山倒海罪惡感，這個世界可能還是會不一樣的。

但是也請小心那些令人著迷的通姦者誘人而危險的魅力。他們有如海盜船般危險，等著用各種諾言討得毫無防備的情感與愉悅寶山，他們的諾言有如空中亂揮、虛張聲勢的寶刀，輕易的切過內疚。還有比那種具有激情潛力但是情感飢渴的人更為誘人、更令人神昏顛倒的捕獵者嗎？（「**相信我，事情總會解決的。**」）也有很多人沒法堅持追求更勇敢的自我或不同的未來或更好的愛情，你們只能在充滿罪惡感、痛恨自己、被踢回家庭勞改營（「成熟」所意味的分割和緩慢死亡）之前竊取片刻的自我創造和愉悅。（畢竟，就此刻的感情經濟而言，甘冒僵斃的危險還是比冒險改變來得可取）。你們這些短暫的烏托邦信徒、逃家藝術家：我們哀悼你的死亡，我們會在你的墳前放上大把奔放的花束。

（感謝作者 Laura Kipnis 授權翻譯）